正誼堂全書

□ 13
743
99

門仁13
號743
卷99

帝國圖書館

道統錄

明治三十一年
一月三十日
購求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原序

曩余於故書肆中購得道統傳一帙乃潛之仇君熙所著也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下及周程張朱君相師儒爲治爲教統而一之而假與似者不列焉孫應奎爲之序曰聖賢往矣存之者迹也廓之者心也學者由是迹以求聖人之所以爲聖則持循有階矣余讀而善之因思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並及黃農意其道之統緒所自來乎再觀尚書所載契敷五教皐邁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咸說有誥有命皆於道有發明之功至孟子敘見知聞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爲道統所屬也是皆

不可以略頃以
特簡命撫八閩公餘之暇用爲采輯易傳尚書及諸家傳
紀上自伏羲神農黃帝下仍訖於周程張朱增定成書使
學者得觀其備焉將授梓而爲之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如
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原無日不昭著流布於兩閒自
世有行道之人而道以行無行道之人而道以息有明道
之人而道以明無明道之人而道以晦究之息而未嘗絕
晦而不終昧者則特有仔肩斯道之人以相續於不墜焉
耳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與皐益伊尹傅說周
召望散之爲相皆有行道之權者也故繼天立極贊襄輔
翊而道以位而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羣聖之大成古今
性命事功不出其範圍後之言道者必折衷焉顏曾思孟
以及周程張朱皆任明道之責者也故窮理著書授受丁
寧而道以言傳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
學雜霸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於兩閒眞如
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者矣天地無終極是道之統聖
聖相承亦無終極我
皇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
御製四書考經易經講義頒行天下披覽周程張朱之書
時書其詩文以

賜羣臣又

命儒臣纂修諸書次第告成斯固正學光昌之會大儒興起之日也天下其必有能闡明歷聖相傳之道出而佐我

皇上咸五登三之治者然則余之增訂是書也又豈特爲學者之備觀云爾已乎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朔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道統錄目錄

卷之上

伏羲

神農

黃帝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道統錄卷之下目錄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庵

古今聖賢諸儒總論道統之傳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書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伊川敘明道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明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

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爲情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閒其造化發育品彙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

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

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上見此語蔡季通云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數千載後乃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直是說夢只有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又曰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

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氏釋氏之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遂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具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誦其說者始脫乎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修己治人亦往往有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者蓋三先生有功於當世不少矣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且偏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物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措諸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

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中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卽湯之以禮制心也不閒亦式不諫亦入是卽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爲大學之教其親受道統之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

而終之以誠此又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也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得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文公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黃萬里曰道與天地並聖人而存道固與之俱存聖人而往道不與之俱往夫惟其眞見乎此則方其得聖人於所見固能知其道於耳提面命之閒及其得聖人於聞尤能知聖道於神交意會之表一理既融萬境俱徹回視前日見聖人者非見聖也見道也聞聖人者非聞聖人也聞道也道未嘗一日不在而聖人特道之寄也

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尤不可一日無道也然而
世道不常泰聖人不常出是道雖存幾於無所附麗必
有聖人者作而道始傳然而是道也爲千萬載之公器
而前聖後聖特出而嘗之耳幸而遇聖人耶則見於面
盎於背道無日而不在不幸而不遇聖人耶則誦其詩
讀其書道亦無日而不存誠能心與之融動與之契則
隔形骸而無爾汝閱歲月而猶旦暮矣是果以耳目拘
哉道者何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王之純亦不已皆
是物也然堯五百年之後而有湯湯五百年之後而有
文王是何天之生聖人不數數然哉使堯舜五百年而
不生堯舜之道未嘗一日不明於天下湯文五百年而
不出湯文之道未嘗一日不著明於日用聖人不必其
常在而道則未嘗不在也道在則聖人亦在也豈必見
聖人者爲知而聞聖人者不爲知耶嗟夫都俞吁咈
親得於堯舜也其知之宜也而去鳴條之師幾何年咸
有一德尹親相乎成湯也而去西土之王幾何世何非
相知以道則寥寥五百載何以一聞而即知耶大抵不
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聖之所以爲聖也取之而隨
足用之而不竭者道之所以爲道也論而至是則數君
子之見知聞知果道也非迹也然而文王之後有孔子

矣兩楹夢斷抱吾道之精華傳大成之正印非吾孟子而誰中庸之妙親得乎子思之傳大成之蘊慨然於願學之思其知聖人者至矣吾故曰若顏會則見而知也若孟子則聞而知也

北溪陳氏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爲綱常之主臬陶伊傅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道作六經爲萬世之師而同伋參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二程夫子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篇又以發圖之所未發上與羲黃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開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曰之上以達羣聖之心

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
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也

西山眞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
此子思作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說也蓋性者智愚所
同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
莫之能故自堯舜以至孔子五百歲而後出孔子既沒
而曾子子思孟軻復先後推明之千有餘年之閒一聖
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
常立人紀者燦然昭呈垂於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豈
偶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澆散無所統盟雖以

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
全猶未盡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衞道之功於一時而無
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
文爲己任蓋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
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會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
符節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薛敬軒曰道流行於天地閒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
未嘗有閒斷但道之託於人有絕有續耳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
張朱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大有功

於道者朱子也

又曰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又曰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斯可謂之眞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謂眞儒乎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眞西山庶幾

道統錄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受業諸子仝校

伏羲

太昊伏羲氏風姓母曰華胥生帝於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承木德而王作都於陳之宛丘帝生而聰明睿智德合上下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上於是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見陰陽有奇耦之數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有三爻因而重之得卦六十有四所謂先天之易也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其姓氏通以媒妁而民始

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民始知人倫又
作甲歷以定歲時起於甲寅干支相配歲以是紀而年不
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
以是紀而方不惑故曰治歷明時則敬天勤民之本也上
古之世茹毛飲血帝乃作網罟教民佃漁養六畜爲犧牲
充庖廚祀神祇故後世稱之曰庖犧氏而其興也有龍馬
之瑞因而名官故亦號爲龍師飛龍氏造書契者也潛龍
氏造甲歷者也居龍氏治田里者也水龍氏繁滋草木以疏導泉流者也
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
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
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
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各明形政以懷四方百令既舉萬民
化洽帝乃斷桐爲琴琴二十有七絃以通神明之貺以合
天人之和絪桑爲瑟瑟三十六絃以修身理性返其天眞
而樂亦由此起焉帝生洪荒之後開物成務爲後世制作
祖在位百六十四年崩葬於陳今陳爲大皞之墟
昜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

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

帝神農氏名軨一曰石年少典君之第二子也母有蟜氏
登感神而生帝於烈山號曰烈山氏亦爲厲山氏育於姜
水因姓姜以火德王天下都於曲阜古者民茹草木之實
食禽獸之肉未知稼穡之利也帝求利民宜久食者以爲
無易於穀於是因天之時相地之宜制畎畝爲耜耒以
敎民播種而農事興焉又敎之種樹桑麻瓜果所以厚民
生而贍衣食也凡民之生器用是賴帝始作爲耜耨錢鎛
以資之耕耘自井竈以資之食范金合土大爲埏埴以資

之用衣食既足器用不匱農末相資貨賄相通於是列廛
於門日中爲市使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故民
力耕而勤於織三十一歲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每歲陽
月盡百種率萬民葦籥土鼓蜡祭以報成功焉民有疾病
未知藥石帝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
臣佐使之宜以爲醫藥以救其疾病嘗一日而遇七十毒
而方書以興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民無夭札食
力居安竦身戴德陶於至化所謂黃農之世也初庖犧既
畫八卦帝乃命司怪主卜巫咸主筮以通天下之志以定
天下之業以爲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艮東北之卦

也故重艮以爲始命之曰連山易又作太初歷以授時作穗書以同文以火紀官月省時考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殺之帝益修厥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於是南至南交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雅琴瑤瑟係合太和在位百四十年崩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孕二十四月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生而靈異有聖德長於姬水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又以姬爲姓焉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克征軒轅乃習用干戈以討不庭諸侯咸賓及榆罔稍侵陵諸侯諸侯益叛軒轅修德治兵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勝之又禽殺蚩尤於涿鹿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而有天下以土德王都涿鹿因雲瑞遂以雲紀官春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爲六

相以蒼頡爲左史命蒼頡製字字有六義一
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會意五轉注六諧聲使天下義理
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是爲萬世文教之祖作陣法設
旂麾有不順者征之披山通道東至於海西至崆峒南至
於江北達熏鬻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上古穴居而
木棲民未有室處軒轅乃立宮室棟宇之制作合宮以祀
上帝見日月星辰之象著星官書命大撓作甲子羲和占
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容成總而兼之造蓋天儀以象
周天之形作調歷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是歲己酉朔旦
南至獲神策寶鼎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歷積邪分以置閏
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審陰陽洞性命咨岐伯而作內經於
是而人得以盡年矣制裳衣作冕垂旒充纊爲青衣黃裳
象天地之正色觀翬翟草木之華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
賤而衮冕衣裳之制興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權輕重
以制國用而貨幣行命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榮援鑄
十二鐘作雲門大卷之樂名曰咸池復制器用命甯封爲
木正揮作弓夷牟作矢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其鼓
化胡作舟楫以濟不通邑夷作車以行四方作杵臼而穀
始鑿作釜甑而民始飯以烹以魚以爲醴酪澤有橋梁行
有扉履器用既備乃畫野分州得百里之萬區營國邑置

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制兵法置步制畝以定民業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是爲井田寓兵爲後世兵農之祖當是時草昧漸開軒轅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肇萬古文明之化時播百穀草木滀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心力節財用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人無夭札物無疵厲風雨時而休徵至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游於郊軒轅於是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而軒轅崩在位百年年百十有一歲葬於橋山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元妃西陵氏女嫘祖教民蠶後世祀爲先蠶生子昌意元嚞後皆有天下

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五峯胡氏曰帝王御世賢能並舉治具畢張文明漸開嘉祥長發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天下至於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仙術騎龍升天者眞妖妄也

帝堯

帝姓伊耆名堯按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孔安國書傳則以堯舜禹爲名宋儒多宗之朱子上孟集註謂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蔡氏書傳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詞似爲近之史記帝嚳高辛氏之子帝摯之弟黃帝軒轅氏之曾孫也帝母陳鋒氏女曰慶都爲高辛氏妃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堯於丹陵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者故曰伊耆氏摯登帝位受封於陶年十有五復封於唐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年十有六踐天子位於平陽以火德王色尚黃史以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氏順天之道歷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以授民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春中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既正日星之躔無爽故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皆可得而理也置閏法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南夷越裳氏朝獻神龜庭有草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有麒麟游於郊鸑鳳巢於阿閣景星見甘露降醴泉溢朱草生巡狩而周流五岳存鰥寡賑荒

札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罹辜曰我陷之帝在位五十載嘗游於康衢兒童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歌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久於位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呀囂訟可乎又言誰可順此事者驩兜曰共工旁求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逼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咨四岳有能治水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异哉試不可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否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言於堯曰有鰥民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遂歷試諸艱舉八元八愷流四凶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敷五教堯命舜位舜讓於德堯不從乃薦舜於天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攝行天子之政代堯巡狩方岳作玉刑七十有七載作大章之樂以夔爲樂正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

音而致鳳儀獸舞焉八十載禹治水功成定九州貢賦秉
元圭入覲告成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乃封伯禹
於夏封四岳於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邰於時堯
老矣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千聖一中之傳發之自堯始堯崩百姓如喪
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在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
年凡百一十七歲

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於上下

大禹謨曰稽於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

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爲天下君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程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反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

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又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
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朱子曰堯言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

文理密察粲然可觀而其閎意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至聖亦這下來也

虞帝

帝名舜父曰瞽瞍系出虞幕故爲有虞氏按國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傳史趙亦云自幕至於瞽瞍則幕乃虞始封之君而呂梁碑亦敘舜祖幕獨史記則云出於昌意未詳○舜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以爲姓舜生有聖德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母死而瞍更娶妻生象瞍愛後妻子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事父母暨弟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曰有鰥在下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妻之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帝善之使愼徽五典五典能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舉以佐堯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比於三凶舜流之四裔以禦螭魅時洪水未平堯使舜入大麓相視原隰烈風雷雨而舜行不

迷於是使禹治水益掌火棄播百穀契司五敎皐陶爲士
師三載堯乃薦舜於天使攝行天子事正月上日受終于
文祖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五載一巡
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州封山濬
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十有八載堯
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朝覲訟獄者咸之舜謳
歌者亦謳歌舜舜乃即天子位正月元日格于文祖詢四
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
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復申命禹益稷契皐陶
使仍舊職踐經其事命垂作共工伯夷典三禮夔典樂敎
胄子龍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申錫羣后封堯子朱
於丹以奉先祀謂之虞賓朝於瞽瞍封象於有庳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庶績咸熙帝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樂取於人以爲善立誹謗之木設求善之旌植敢諫
之鼓以廣直言之路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憲其
行止貴德而尚齒作米廩以敎於國是以未施敬於民而
民敬之作箾韶樂九成鳳凰來儀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蓋安永忘危也帝又彈五弦之琴作南風之歌

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九敘惟歌基已南面無爲而天下治初以孝升聞及其爲天子也以天下養故曰大孝宅位三十有三載子商均不肖乃咨禹而巽位焉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命舜舜益以三言因以命禹爲十六字傳心之要典焉乃命禹敘洪範九疇又命伐三苗時有苗弗率禹徂征三旬苗猶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

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烝烝乂不格姦有苗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於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乂百工胥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又曰明明上天燭臨下土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而終禪焉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又五十載凡百一十歲

吳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見舞箾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程伊川曰舜之誅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之可怒而怒

之耳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物來時便見有好惡物去時何嘗有好惡焉

朱子曰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物物上有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開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又曰惟精是別識得人心道心惟一是常守得定允執是箇眞知

楊龜山曰君臣之間要一心一德方做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觀舜命禹征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班師便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徂征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苗之逆命宜先告之舜乃卽班師而不疑舜於二臣均無疑焉乃因其班師而爲之舞干羽於廟階益之意豈不以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

禹

禹姓姒氏黃帝之元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感而孕歲有二月生禹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詢治水於四岳僉舉鯀堯試之九載績不成舜登庸攝政以鯀負命毀族殛諸羽山而使禹續父業禹爲人敏給克勤

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傷父功之弗克思蓋前愆祇承于帝勞身焦思纔風沐雨爲天下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弗子居外八年過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敷土隨刊奠高山大川自冀州始次兗青次徐揚次荆豫梁雍周行宇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崑崙察六扈脈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磎石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泉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水土既甯成賦中邦則以三壤任土作貢九貢以定由是六府孔修騐成五服聲教訖四海錫元圭告成功於天下舜受堯禪以爲司空俾宅百揆舜于商均不類薦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歷數在汝躬終陟元后禹固辭舜曰毋乃受命神宗是時有苗弗率昏逆不恭舜咨禹徂征苗民逆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舞干羽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後十七歲舜崩三年喪畢禹避商均於陽城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歸商均禹不得已踐天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定正朔以建寅爲歲首色尚黑牲用元作樂曰大夏易曰連山定天下爲九州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使人識神姦因洛龜獻書演洪範九疇皇極居五以一御八蓋建極居中之意追王父緜封堯後於唐舜後於虞作賓王家舉皋陶將畀以政而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任伯益以國政薦之於天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旂旐以別尊卑等級惡旨酒而戒亡國好善言而縣鞀鐸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勤勞天下之民嘗適郊見罪人下車泣之左右曰彼自不順何痛爲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吾爲民辟民各自以其心爲心乃吾德薄也安能勿痛會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文命弘敷一懍執中之訓故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云在位二十七歲崩享年百有六歲葬會稽益宅相位十五載乃避啓於箕山天下之人仍歸啓啓能敬承嗣位家天下由此始

帝舜曰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史臣贊禹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張南軒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爲聖人
也本由學而成其工夫則至到者也
程子曰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胡雙峯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
已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何哉
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蓋指其孝心純至言之
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

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偉績克盡前愆至
於禘黼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閒然之
言其深識禹之心矣
金仁山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
容心焉拘鯀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
暨益暨稷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
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
載於外何也禹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
洫定經制酌上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敷化八年之閒定
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湯

湯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契事唐虞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商世八遷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而作誥以告先王也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時夏桀昏淫無道而湯聖敬日躋雖聰明天縱而檢身若不及嘗日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又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信道者以心樹道者以人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使人往聘迎之三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主及九主之事湯進尹於桀桀不能用尹醜有夏復歸於亳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禽及禽獸況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殺直臣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之夏臺已而得釋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黨桀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曰格汝眾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

其曰夏罪其如我何乃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疾視其君曰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桀敗於有娀之墟奔於鳴條遂伐三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仲虺作誥言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兆民無不孚信王其懋昭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諸後世綽乎有餘裕矣蓋德之日新實有以順天而應人也時諸侯大會湯取天子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固推湯乃踐天子位於亳都作湯誥誕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言君道之重如此爰戒侯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以水德王色尚白以伊尹爲阿衡仲虺爲左相發明德作八政制官刑儆於有位勿求備以立賢無方築五庫藏五兵以示不用與民休息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乃作歸藏之易以

坤爲首又作諸器用之銘以爲儆戒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　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至斯極也言未已　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歡洽作樂

曰大濩在位十三年崩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詩曰惟此虒湯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

九圍

吳季札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

難也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又曰湯武反之也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吁咈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降而道不降也

朱子曰湯之盤銘但見於大學湯之工夫全在敬字上來又曰湯之日新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閒斷便不可又曰湯之執中只是憂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薛文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代夏一出於上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

文王

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公劉之後古公之孫公季子也公季娶有邰之女曰太任端莊誠壹維德之行其妊文王也以胎教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餘而生昌昌生而明聖太任曰教之一而識百其初誕有赤爵銜丹書入於鄲止於昌戶古公知其聖瑞也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公季之伯兄曰太伯次曰虞仲知古公意在昌然非立季則無以及昌相與託採藥逃荊蠻文身斷髮示不

可用以讓季惡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文王娶有莘氏女太姒有聖母德昌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冠至寢門問內豎安否內豎曰安則喜日中及暮皆至問如初其有不安則不脫衣冠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愈復膳乃復初及嗣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嘗出獵渭濱遇呂尚與語大悅載俱歸立爲師號尚父相與講求道德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延四方之士士以此多歸之西伯善養老伯夷叔齊在孤竹往就其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賢悉歸焉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以無主對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非其主乎爲之更葬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生者乎於是歸之者三十餘國是時紂方以沉湎淫荒峻法酷刑事而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無禁澤梁無罟有罪孤獨鰥寡謂之窮民尤加軫念以此怙冒之德日著四方紂十一祀以西伯九侯及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紂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幷殺鄂侯西伯聞而歎息崇侯虎惡之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仁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怒遂拘西伯於羑里西伯臣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

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他珍奇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之且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既出盡獻河西地請紂除炮烙刑紂許之且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昌退而修德諸侯歸者益眾虞芮爭田久而未平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慙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之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讓其所爭田以去紂十五祀西伯伐犬戎十六祀伐密須氏十七祀敗耆國十八祀伐邘十九祀伐崇作豐邑自岐徙都焉殷臣祖伊恐自其邑奔告紂紂曰我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是時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畔國以事紂終身不二也立靈臺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紂二十祀西伯寢疾篤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命丙寅西伯昌崩年九十七凡即位五十年其學以緝熙敬勝上紹堯舜禹湯之心法所著易書演六十四卦繫以彖辭則因羑里之囚而示處憂患之道也曰吾以明天人之理而順爰之耳葬於畢謚曰文

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又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又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吳季札觀樂爲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長子伯邑考早卒故發爲世

子娶呂尚女曰邑姜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問寢視

膳動有禮法及武王爲世子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文王薨

嗣爲西伯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皆在左

右積功累仁一如服事之志武王嗣位之十三年紂惡日

甚微子去之箕子囚比干死天下之人心皆去紂而之周

於是武王曰是有重罪不可不伐一月壬辰以革車三百

乘虎賁三千人東伐紂至於孟津諸侯會者八百王乃作

泰誓三篇以誓戒軍旅甲子師次商郊紂率其眾七十萬

人拒武王皆倒戈以北罔有敵者紂乃反走登鹿臺之上

衣其寶玉遂自焚商民簞簚壺漿迎武王王入商詠首惡諸侯皆尊武王爲天子王卽天子位悉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而民皆悅服興滅繼絕以存先代之後以殷之餘民封紂子武庚使弟管叔蔡叔霍叔監其國遂罷兵西歸王旣渡河而西乃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鮮車甲而藏之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柴於上帝望於山川以告武成乃大封諸侯同異姓者當是之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自治於是遷都於鎬建學行禮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之禮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必服也箕子旣釋囚朝見於王王就而訪道焉箕子爲陳洪範九疇九疇卽洛書之數也人君修己治人之道莫有加焉箕子旣傳道於武王王乃封之朝鮮以遂不臣之意王又召師尙父問昔帝顓頊之道師尙父曰在丹書王齊戒受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毀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諸衣服器用

各有銘武王之學反身修道細行必矜而威德遠暢浹於
荒裔九夷八蠻咸通道致貢十有四年西旅貢獒一篇用
訓於王十五年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十九年崩壽九
十三武王歿後周公相成王乃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
孔子與賓牟賈言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
公之志也足以觀武德云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輯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又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烝哉
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

哉
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
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郭用亨氏曰武王伐紂乃救民而行一時之權義也夷齊
進諫乃尊君而守萬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
權而不悖則皆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矣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也篤仁孝多材藝有大勳勞食邑

狀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武王十一年東伐紂渡孟津陳師牧野周公輔行作牧誓破殷誅紂大告武成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克殷二年武王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自以爲賓設三壇北面而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令史策祝詞請以身代納冊於金縢誡守者勿敢言翼日王有瘳又七年王崩成王幼周公負扆以朝諸侯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既而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誡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

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辟居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繫以辭以承文考之志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王猶未悟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乃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王感悟執書以泣曰其無穆卜昔公勤勞王家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當管蔡挾武庚而率淮夷以叛也公奉王命興師征伐

作大誥討武庚誅之封微子於宋作賓王家以紹殷後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爲庶人平淮夷踐奄收殷餘民以定東土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王王命饑周公於東公既得命作嘉禾歸報成王東征凱還復相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羣臣諸侯畢會立制度成周禮之書作武樂頒量於天下越裳氏來朝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王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公作指南車錫之七年成王長周公還政恐王之壯有所淫佚也乃作無逸令王知稼穡之艱難作立政令王知任用之專官作豳風令王知民俗之勤儉王朝步自周欲營居於雒使太保召公相所居之宅以爲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爲均命周公往營東都雒邑卜得吉乃定鼎郟鄏公欲退休明農王留公治雒而己歸鎬京又命遷殷頑民於雒公傳王命以誥殷之多士勉其密居故作多士詳載周書詳敘官制以授成王王因而訓迪百官作周官公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及薨王讓公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之意賜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云

周公居東東人作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

曷几又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成王迎公東人詩曰九罭之魚鱒鮪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明堂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
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
也
孔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伊川先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先生
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何如窮山曰是也聖人固
知天理只爲情切猶於此可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又曰
金縢之事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
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
竾竾然存敬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
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張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
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容廣大心中流出
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名徵在其先宋人也
宋自微子微仲六傳而至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
宋卿及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姓又三傳至防叔畏華
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爲鄹邑大夫初顏氏歸叔梁紇禱於尼丘有麟吐玉書
之祥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
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方三歲而叔梁

紇卒葬防山孔子爲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魯大夫孟
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
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
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
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歿若必師之孔子貧且
賤及長嘗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年二十四母
顏氏卒殯於五父之衢遂合葬於防年二十七問官於郯
子二十九學鼓琴於師襄三十四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
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

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所以興也既反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善之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以桑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窮井得土缶中若羊

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吳使之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懷益驕陽

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
輕季氏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魯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
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春及齊平齊大夫聚
詛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勢將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
會夾谷孔子相日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
馬公具左右司馬至會所獻酬禮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而裔夷
之俘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
君必不然景公心作慙而去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
儒戲於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命有
司加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
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
孔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
又享之是勤執事且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
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穆也用秕穆君辱棄禮名惡子
盍圖之乃不果享於是齊侯歸三田以謝過十二年癸卯
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
頎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
孫曰成孟氏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公圍成弗
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
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大治粥羔豚者弗飾
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
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并矣盍致地乎魯侯曰請沮之
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
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
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致粟六萬石頃之或有譖
者孔子恐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止之
五日然後得去去之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南子請
見孔子不得已見之於是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微服過宋
適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
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歎曰

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何謂
也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簡子殺之臣聞之也
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
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於
不義尚知避之況臣乎乃還息陬鄉作槃操以哀之而反
乎衛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與孔子語仰視蜚雁色不
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復去
葉反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
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諸大夫所設行皆非
仲尼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

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從者
皆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問曰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
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
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比干夫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比干夫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
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
子路出召子貢告如之子貢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
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

遑遑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
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夫修而不
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歡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
乃得免既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
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衞先是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
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遺言
謂康子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其臣止之康子
乃召冉求至是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

日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
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冉以小人閒之則可矣季康子
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晚而喜易序易彖繫辭說
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顏回最賢蚤死
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魯哀公十四年庚申春大野
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曰麟也胡爲來哉
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

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吾是以傷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
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辭約而指博故吳楚自稱王而
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筆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曰後
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
衛壬戌孔子病負手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
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
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
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已也殷人
也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寢病七日以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
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
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孔子年十九
娶幵官氏朞年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又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顏路無繇之子也母齊姜氏其先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狹於邾及夷甫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仕魯爲卿士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首受學焉已遣回事孔子回天資明睿而將之以深潛孔子告之克己復禮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回以速化與言終日默成如愚淵乎其愛道焉其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謁才不惰如此以故喟然之歎於道爲獨親其問爲邦也子語以四代禮樂著春秋之用是明以帝王之治望之也孔子厄陳蔡仲由有慍言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北游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對子曰勇哉子貢復對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言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子貢對衞

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夫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淵家屢空晏然自得而樂夫子歎之曰美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亟稱其賢稱其庶乎言近道也其致也哭之慟至以爲天喪予焉贊易於復繫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其信許若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之倫至才辯語及洙泗賜賜讓自以爲不如也蓋夫子之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倫咸以德行列

淵年二十九髮盡白娶宋戴氏生子歆卒年三十二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又曰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故顏子亞聖

程子曰顏子去聖人只在毫髮閒

又曰顏子默識會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聖人之德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之氣象吾曹心亦知之欲學聖人且學顏子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伊川曰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不錯須是學顏子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爰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又曰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中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盡截斷

又曰顏子幾於聖未達一息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凍釋氷消故曰顏子大勇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父晳聖門狂者也於道能見大意爲孔子所與然行時不掩參最晚出年十六孔子在楚晳命之楚受學焉性頗魯而循循於

反朝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爲聖學宗故曰參也
魯竟以魯得之迨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參敬
以請子具告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凡王朝家國之禮經
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問焉至遇明王之至德要道順
天下約之孝具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
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參故仁以爲己任焉夫子知其欲
達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卽應之曰唯蓋敏於化
也伯魚先孔子二歲卒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眾而
孔子獨遣伋事曾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
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旦旦就業夕而自省博學而
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終身守此棺
幅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矜微行自微
也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恥殆嗜慾思恥忿
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
其諄至如此學士先生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
無不信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
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以誠意爲本而約
之毋自欺學問自修恂慄威儀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
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學省括於愼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
防其辟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防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

人之所好絜其平於短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能竭力養父志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及父卒事母一呼吸通於親嘗出薪客至母以手捻臂參即馳至問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捻臂以呼汝耳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矣吾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二親歿致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歿仕而得重祿北面而涕泣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亦熟籍香嘗而膺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敬爲難敬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之遺體行殆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

作故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要皆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做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道既尊而諸侯交賓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出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寢疾謂曾元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上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卒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無以利害身則辱何由至乎言不遠身言之至也行不遠身行之至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與君子游蔥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賃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殁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

之反席未安而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
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深
程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
多而卒傳其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曾子易簀只是要以正死不慮死故與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同心此是心卽理理卽心聲爲律
身爲度也非深造自得安能至此
朱子曰曾子是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能卒傳夫
子之道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捉得到透徹了方

住不似他人略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
看得未透直捉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
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
人定立不住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箇欠闕
處卻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卻自不曾知得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伯魚早卒孔子閒居
喟然而歎子思方幼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

爾孺子安知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爲不肖伋每思之是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受學於曾子曾子授以誠明之奧蘊之以弘毅方其臣衛有齊寇終守死不去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至爲師於魯繆公亟問亟餽以友士則不說君無人乎其側不能安也宛尼父仕止久速法語具孟子書子思居貧有餽之粟者而受獻尊酒弗受也或曰辭少而受多於義無名於介不全子思曰受粟爲困乏也酒脯爲宴飲也方困於乏而宴於飲非義也伋非爲介者也去之衛益貧縕袍而無裘田子方遺之狐白之裘曰吾假人也遂忘之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伋聞之妄取之謂盜妄與之謂棄誠棄之不如遺諸溝中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卒不受謂子上曰人有公侯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其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知足則不欲不欲則不累志矣嘗言曰吾之富貴甚易不取於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胡毋豹曰子之道大世莫能容蓋隨時求容乎子思曰所爲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爲乎道不見容命也毀道求容惑也吾弗能改矣蓋其毅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爲材可將五百乘也公曰吾誠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

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卿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矣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願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人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禮爲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伯魚期而猶哭夫子聞而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爲問子思難言伯魚之過禮故以無所失道爲對而謂惟聖人能於道之當隆者而隆道之當殺者而殺也　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

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魯繆公問子思曰可以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已道既尊又聖人之後益見重於魯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傲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自會子以弘毅立教晉楚之富豈如也傳子思以及孟軻世守焉故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由下學以上達天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凡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漢唐以來中庸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爲四書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殊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

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薛方山氏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於此曾子之學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直達天德幾於顏氏接聖門之眞傳矣

孟子

孟子鬻人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閒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衒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輟既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當戰國之衰以斯道自任高尚其志不往見諸侯

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卽位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始自騶至梁見惠王首陳仁義稱王道斥言利惠王疑爲迂遠而闇於事情客梁歲餘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有爲乃去梁適齊自處賓師不受祿齊宣王以爲客卿與王言皆務擴其善心格其非心因其所欲引之同民宣王雖數稱善然終溺於功利不能用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喪畢復如齊留齊十餘年致爲臣而歸三宿而後出晝寢曰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蓋孟子游列國尤惓惓於齊梁以其國大時勢便以德輔之易有爲也宣之宋之薛之魯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悅焉及卽位以禮聘孟子至滕爲陳爲國之道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獨滕文公知尊用孟子然國小閒於齊楚數被兵故不竟其用門人樂克數爲魯平公言孟軻之賢公將出就見嬖人臧倉以後喪踰前喪爲愈於禮義沮君勿見公

遂不果來樂克以告孟子以爲是乃天也臧氏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道既不行懼處士橫議仁義充塞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崇仁義闢楊墨貫王賤霸直指性善以明天命之原推四端示人擴充之要究陷溺之由著夜氣之說反復詳盡親切警醒要歸於正人心息邪說其微辭奧義皆與大學中庸相發明而集義養氣之論尤爲學聖根本列聖相傳之精蘊至孟子而盡發焉孟子出處壹守孔子家法嘗論大丈夫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足以

想見其所造矣

昌黎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　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　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朱子曰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

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平天下其本凡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悞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

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朱子語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曰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閒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

與郭仲晦書曰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答宋深之書曰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明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答范伯崇書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閒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外義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答蔡季通書曰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
三復令人　胷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與汪尚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
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
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說心豈有
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
距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果爲是刻薄之
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
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閒使人陷溺而
不自知非若刑名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又曰予弗順天厥罪維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
與張敬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
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殺分明便自然如此在
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强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卻
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
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劉傳以爲孟子之書孟
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孟子所自著先生謂一說不

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輯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暘臣覆校
侯官林鴻英冠甫分校
侯官林應霖潤卿分校

道統錄卷之上終